

梁啟超教育思想

鄭世興
著

鄭世興 著

梁 啓 超 教 育 思 想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四號
作者：鄭世興

出版者：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發行者：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臺北市延平南路七十一號
臺北市漢中街五十一號
郵政劃撥二七三七號
印刷者：中寶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三重市成功路四一巷十一弄六號
電話：九八三一〇六二

定價：新臺幣六十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初版

自序

清末民初在我國學術思想界盡力最多、貢獻最大和影響最深的人，首推新會梁啟超任公先生。任公學問超羣倫，議論精闢，筆鋒銳利，著作等身。他不僅於近代中國文化革新運動，有不可磨滅的功績，而對我國的國民革命之鼓吹和宣傳，也功不可沒。他雖然不是純粹的教育家，也缺少教育專著，但在教育方面卻不乏真知灼見。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任公憑其天縱睿智，啓引教育思潮，倡導教育改革，對教育實際的影響，居功至偉。本書即試圖對任公的教育思想作一系統的整理、闡述及評價，藉供研究我國近代教育史的參考。

本書的資料直接取自任公的手著或散見於報章雜誌的文章。這些著作或文章多收集於中華書局於民國十四年編印的「飲冰室合集」，共四十冊。間接取自其他作者有關任公的論著或文章，此類論著或文章多參以作者的意見。至本書的研究方法，係採用歷史方法；分析、比較、歸納及演繹方法；批判方法等。即以歷史方法研究任公的哲學及教育思想之淵源和時代背景；再就搜集有關任公的全部資料，用分析、比較、歸納及演繹等方法研究。用分析法及比較法，分析、比較有關材料的關係和價值，以定取捨。再用歸納法，求得普遍的原則；並用演繹法，由普遍的原則推到個別的真相。進而洞悉任公哲學及教育思想的奧蘊。最後用批判方法，以客觀態度對任公的哲學及教育思想作綜合的批判。

而予以適當的評價。

本書共分為九章。首章為緒論，分三節敘述任公的生平行誼、學術淵源及時代背景。以下八章可分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為任公的哲學思想，包括第二、三兩章，分五節闡述任公的宇宙觀、人生觀、文化觀、社會觀及政治觀。第二部份為任公的教育思想，包括第四、五、六、七、八等五章，闡明任公的教育目的論、教育主張、科舉和學校論、教育內容及方法論。其中教育主張一項包括第五、六兩章，分五節闡述任公關於國民教育、師範教育、兒童教育、女子教育及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具體主張。最後一章為結論，對任公的哲學及教育思想作客觀的批判和評價。

本書得以出版，特別感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的協助。因撰寫本書當時，著者課務繁忙，居處簡陋，生活負擔甚重，而能安心從事寫作，有賴國家科學委員會給予補助。又本書專題較冷僻，雖然具有研究教育的參考價值，但恐不易吸收大量讀者，出版者在商言商，計較過多，則不太願意接受發行，而幼獅公司熱心支持文化事業，不計成本，以審查的結果為標準，欣然同意出版，使本書得以問世。

著者才疏學淺，撰寫本書，雖然自知立論或欠周密，說理也嫌不夠透闢，卻也是平日研究一得，敝帚自珍，惟恐散失，今既有出版機會，乃未及修改即先問世。付梓倉促，疏誤之處，在所難免，尚祈教育先進賜予指教。

梁啓超教育思想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生平行誼	一
----------	---

第二節 學術淵源	三
----------	---

第三節 時代背景	一七
----------	----

第二章 哲學思想（上）

第一節 宇宙觀	二三
---------	----

第二節 人生觀	二五
---------	----

第三節 文化觀	三一
---------	----

第三章 哲學思想（下）

第四節 社會觀	三七
---------	----

第五節 政治觀·····	四一
--------------	----

第四章 教育目的論

第一節 中西兼通·····	五一
第二節 三育並重·····	五九
第三節 理想人格·····	六三

第五章 教育主張（上）

第一節 國民教育·····	八一
第二節 師範教育·····	八五
第三節 兒童教育·····	八七

第六章 教育主張（下）

第四節 女子教育·····	九七
第五節 高等教育·····	一〇三

第七章 科學和學校論

第一節	評科舉制度·····	一一二
第二節	改革科舉制度·····	一一五

第八章 教育內容和方法論

第一節	教科、讀書次第及其讀法·····	一二一
第二節	爲學和讀書方法·····	一三五
第三節	教學和訓導·····	一四四

第九章 結 論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生平行誼

梁啓超字卓如，自號任公，學者稱任公先生，廣東新會人。生於清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年），卒於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享年五十七歲。任公幼年聰慧過人，好求新知，四五歲時，隨祖父維清及母趙氏讀詩經及四書。六歲隨父寶瑛讀中國略史及五經。八歲學作文，能寫千字以上的文章。十二歲應試學士院，補博士弟子員，日鑽研於八股文。家貧無力致書，僅有史記及綱鑑易知錄數卷，父每日教他，史記能成誦。父性素嚴，言語舉動稍有不謹，即遭呵斥。嘗對任公說：「汝自視乃如常兒乎？」以是，任公益奮志向學，終身牢記不敢忘。十五歲喪母；到廣州，肄業於阮元所設的學海堂，習段王訓詁詞章之學，至是決心捨棄八股。十七歲舉於鄉，主考爲尙書李端棻，奇其才，以妹許任公。光緒十八年，南海康有爲以布衣上書請變法不成，被放歸，舉國目爲怪。任公和其友陳千秋往謁，一見大服，遂執弟子禮。並請有爲開館講學於萬木草堂。有爲日教以公羊傳及資治通鑑、宋元學案、朱子語類等書，任公皆所不喜。草堂藏書甚豐，任公乃得恣意涉獵，習周秦諸子及佛典，並旁及清儒經濟書及譯本西書。住一年，乃聞所謂大同書者，欣喜若狂，銳意謀宣傳，有爲謂非其時，

然不能禁。二十二歲客居於京師，得識夏曾佑、譚嗣同。此時中日戰起，清廷腐敗之象畢露，任公憤於國事，時有所吐露。光緒二十一年和議成，康有為聯合各省公車上書痛陳時局，並請變法，任公也從後奔走。是年康梁共創強學會於京師。未幾強學會被封，任公乃南走上海，應黃遵憲約，主編時務報。著變法通議，批評秕政，而救敝之法，歸於廢科舉興學校。已而嗣同、遵憲及熊希齡等，設時務學堂於長沙，延任公主講席，蔡鐸等都以門弟子禮相見，聲望甚高。以公羊、孟子教學生，並課以箴記，夜則批答學生箴記，每條或至千字，往往徹夜不睡。所言皆當時一派的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摺擊無完膚。一時聞者大譁，葉德輝且著翼教叢編以排斥之。二十四年復遊京師，以待郎徐致靖奏薦，命辦大學堂譯書局事務。時德宗銳意變法，康有為深受知遇，任公和嗣同等，並以京卿參佐之。八月政變，敗後任公亡命日本，慈禧太后曾懸白銀十萬兩緝之，其時主持新政之力以及遭受舊派嫉恨之深，於此可見。十月創辦清議報，並在東京設高等大同學校，以為內地留學生預備科之用。二十五年，欲遊歐美，道經夏威夷，創維新會。居半年，值義和團事起，乃返國。及至日本，八國聯軍已攻陷北京。明年至滬，而漢口變作，遂去香港，赴南洋，又走澳洲。二十七年，仍返日本，改清議報為新民叢報，並創新小說雜誌，介紹西洋學說思想，國人競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輒翻印至十餘版。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為之一變。民國成立，袁世凱以司法次長徵，不應。在天津發刊庸言雜誌。二年熊希齡組閣，任公任司法總長。三年熊閣倒，袁世凱任任公為參政院參政。四年主編大中華雜誌。其後袁世凱帝制自為，賄以重金，拒不收納，廉貞之節，愛國之忠，大為時人所欽佩。並著「異哉所謂國

體問題者」一文斥之，並南下與蔡鍔等共同進行倒袁護國運動，終竟成功。六年張勳復辟，通電反對，並懲戇段祺瑞舉兵馬廠。張勳既敗，段任國務總理，以任公爲財政總長。是時美國參加歐戰，任公力主加入協約國，對德奧宣戰。七年歐戰告終，漫遊歐洲，參觀戰跡及大戰後世界的趨勢，思想又爲之一變。九年返國，專從事于著述講學事業，並創辦改造雜誌，自是不復問政治。先後講學於北京高等師範及清華、南開、東南等大學。所披論者，以史學、哲學、佛學、文學爲多。十四年，任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治學益勤。當時便血症日劇，乃就醫於協和醫院。雖在病中，仍勉力爲學生批校筆筭，剖析疑義不停。任公一生，爲教育爲政治爲學術而奮鬥，至死不輟。臨終之時，猶在編著辛棄疾年譜，每得新材料，輒爲之狂喜。治學之勤，實屬少見，故其爲學殊淹博，凡政治、經濟、歷史、哲學等書無不窺閱，晚年尤喜研究歷史和佛學。平日常以提倡東方文化自任，晚年此志益堅，鑽研益力。任公一生，著作等身，其遺著重要者如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中國歷史研究法等，早已風行海內，民國十四年，中華書局合輯其遺稿爲飲冰室合集，盛傳於世。

第二節 學術淵源

任公的學問，極爲淵博，凡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地理和歷史等書，無所不讀，這固然是由於任公生涯內外學術思想劇變時代有以致之；而任公所受的教育，所交遊的朋友和所接觸的中西學術思想，都給予他莫大的影響。茲分別論述如下：

一、家教的薰陶 任公自述在十歲以前，未嘗出就外傳，但從祖父和父母受學。^①任公在「我之爲童子時」一文中說：「我爲童子時未有學校也，我初識字則我母教我，直至十歲皆受學於我祖父我父。」

任公祖父名維清，字鏡泉，好學問，有孝行，葉大焯鏡泉梁先生慶壽序裏轉錄任公的話說：

「大父生嘉慶乙亥，生兩歲而曾王母見背，比長事繼母、庶母，有孝行，道光二十四年，河內李文恭公來督粵學，大父實受公知，顧行豐而遇嗇，累不得志於有司，援例捐作附貢生。」

梁仲策在「高祖以下之家譜」中說：

「祖父乃嫡出之仲子，生兩歲而曾祖母趙太夫人棄養，兄弟八人友愛甚篤，好學問，書法學柳公權，剛健婀娜似尤過之，最愛與兒孫說南宋故事，蓋余之故鄉接近厓門故也。」

任公自述受祖父教育情形說：

「四五歲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書、詩經，夜則就睡王父榻，日與言古豪傑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舉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津津道之。」^②

任公父寶瑛，字蓮澗，慈而嚴，方正不阿，有盛德，任公自述其受教育情形說：

「父慈而嚴，督課之外，使之勞作；言語舉動稍不謹，輒呵斥不少假借，常訓之曰：『汝自視乃如常兒乎？』至今誦此語不敢忘。」

哀啓一文中說：

「先君子以幼子最見鍾愛，傳家學獨劬，少亦治舉子業，連不得志于有司，遂謝去，教授于鄉，啓超、啓勳及羣從昆弟，自幼皆未嘗出就外傳，學業根底，立身藩籬，一銖一黍，咸稟先君子之訓也。」

「先君子常以爲所貴乎學者，淑身與濟物而已。淑身之道，在嚴其格以自繩；濟物之道，在隨所遇以爲施。故生平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禮；恒性嗜好；無大小一切屏絕；取予之間，一介必謹；自奉至素約，終身未嘗改其度。啓超等每勸勿太自苦，輒教以家風不可壞，而然以後輩之流於淫佚爲憂也。」

任公母親姓趙氏，生性溫良慈愛，最惡說謊，督責任公甚嚴。梁仲策在「高祖以下之家譜」中說：

「先慈趙太夫人以賢孝名，最爲先祖父所鍾愛。鄉中諸姑姊妹多就吾家從先慈識字及習女工。數十年前，兒女婚姻悉憑媒妁，人但聞此女嘗從先慈習女工，則不待訪問而信其德性必佳矣，至今邑中尙傳爲美談。」

任公在「我之爲童子時」一文中追述六歲時因說謊被責的情形說：

「……我家之教凡百罪過皆可饒恕，惟說謊斷不饒恕。我六歲時不知爲何事忽說謊一句，……不久卽爲我母發覺，……當時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數，我母當時教我之言甚多，但記有數語云：『汝若再說謊，將來便成竊盜，便成乞丐。』我母旋又教我曰：『凡人何故說謊，或者有不應爲之事而爲之，畏人之責其不應爲而爲也，則謊言吾未嘗爲。或者有必應爲之事而我不爲，畏人之責其應爲而不爲也，則謊言我已爲之。夫不應爲而爲；應爲而不爲，已成罪過矣，若己不知其罪過，猶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則改焉不復如此矣。今說謊者則明知其罪過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爲得計也。人若明知罪過，而故犯且欺人而以爲得計也。人若明知罪過，而故犯且欺人而以爲得計，則與竊盜之性質何異，天下萬惡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終必爲人所知，將來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說謊話之人也，則無以信之。既無人信，則不至成爲乞丐焉而不止也。』我母此段教訓，我至今常記在心，謂爲千古名言。」

任公先輩，詩禮傳家而家教謹嚴，任公生此家庭，耳濡目染，受此優良家風的薰陶極爲自然，惟任公受祖父和父母的影響，在人格涵養方面者多，在學術思想方面者少，卻自此奠定任公一生性格和事業的基礎，其影響不能說不大。

二、師教的培育 光緒十七年康有爲徇任公和陳千秋之請，始設教於廣州長興里的萬木草堂。有爲當時講學綱領及施教內容，任公曾作一學表如下：③

由上表可知有爲萬木草堂所實施的是一種德、智、體三育並重的教育，其教育目的在求個人圓滿人格的完成，而歸於經世致用，故教學內容也以經世之學爲主，而兼綜義理詞章考據之學，凡歷朝經世的書，有關西政西學的書皆成爲必修的科目，任公在此環境中，綜觀博覽，而又親受有爲教誨，遂奠定任公一生學術和事業的大基礎。任公自記其初見有爲的情景說：

「余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爲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於南海之門。」④

任公又在南海先生七十壽言裏，記述那時的讀書和生活情形說：

「吾儕初侍先生於長興也，徒侶不滿二十人，齒率在十五六乃至十八九之間，其弱冠以上者裁二三人耳，皆天真爛漫，而志氣蹻蹻向上，相愛若昆弟，而先生視之猶子。堂中有書藏，先生自出其彙代藏書置焉；有樂器庫，先生督製琴竽干戚之屬略備。先生每逾午，則升坐講古今學術源流，每講輒歷二三小時，講者忘倦，聽者亦忘倦。每聽一度，則各各愜喜踊躍，自以爲有窺獲，退省則醴醴然有味，閱久而彌永也。嚮晦則燕見，率三四人入室旅謁，亦時有獨造者。先生始則會問，繼者廣譚，因甲起乙，往往遂及道術至廣大至精微處。吾儕始學，不能質疑。